

UNIVERSITY OF SHANGHAI  
LIBRARY

上海滬江大學圖書館

Acc. No. ....



# 板橋雜記

上海東書局印行

C54



余  
懷  
澹  
心  
著

板  
橋  
雜  
記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

# 板橋雜記 全一冊

○(定價大洋三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## 不 准 翻 印

原 著 者 余

懷

校 閱 者

周

瘦

鵬

發 行 人

沈

駿

聲

印 刷 者

大

東

局

發 行 所

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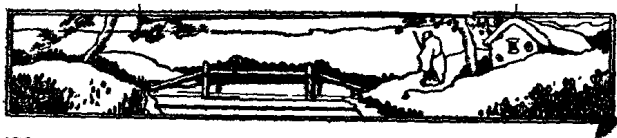
東

局

發 行 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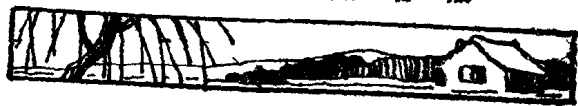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四馬路  
暨各書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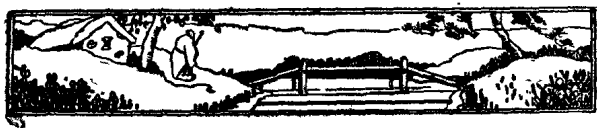
大 東 書 局



## 板橋雜記序

或問余曰：『板橋雜記，何爲而作也？』余應之曰：『有爲而作也！』或者又曰：『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，其可歌可錄者何限？而子惟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，不已荒乎！』余乃听然而笑曰：『此卽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所繫也！金陵古稱佳麗之地，衣冠文物，盛於江南，文采風流，甲於海內，白下青谿，桃葉團扇，其爲豔冶也多矣。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，輕煙淡粉，重譯來賓，稱一時之盛事。自時厥後，或廢或存，迨至百年之久，而古蹟寢湮，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。南市者卑屑所居；珠市皆間有殊色。若舊院則南曲名姬，上廳行首皆在焉。』





余生也晚，不及見南部之煙花，宜春之子弟，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，偶爲北里之遊，長板橋邊，一吟一咏，顧盼自雄，所作詩歌，傳誦諸姬之口，楚潤相看，態媚互引，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。鼎革以來，時移物換，十年舊夢，依約揚州，一片歡場，鞠爲茂草，紅牙碧串，妙舞清歌，不可得而聞也；洞房綺疏，湘簾繡幕，不可得而見也；名花瑤草，錦瑟犀毗，不可得而賞也；間亦過之，蒿藜滿眼，樓館劫灰，美人塵土，盛衰感慨，豈復有過此者乎？鬱志未伸，俄逢喪亂，靜思陳事，追念無因，聊記見聞，用編汗簡，效東京夢華之錄，標崖公蜩斗之名，豈徒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也哉！』客躍然而起曰：『如此則不可以不記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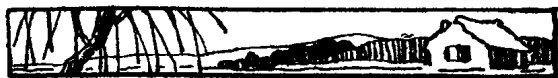
』於是作板橋雜記。





## 題板橋雜記

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，予間閱之：大抵北里志、平康記之流，南部煙花，宛然在目，見者靡不豔之；然未及百年，美人黃土矣！回首夢華，可勝慨哉！或曰：『曼翁少年，近於青樓薄倖，老來弄墨，興復不淺；子方洗心學道，何爲案頭著阿堵物？』予笑曰：『昔明道眼前有妓，心中無妓，伊川眼前無妓，心中有妓，以定二程優劣；今曼翁紙上有妓，而曼翁筆下故無妓也。何傷乎一序之！』長州尤侗





## 板橋雜記閒評 附

廖廖子

人可以不死乎？曰可；埃及有木乃伊術，可使形骸千祀如生；又或以蠟，以銅，以石象人，能亂真。——此乃面目也，肢體也，服裝也，非人也。有畫工焉：執一人而臨之，能令人見之如見其人，其斯可以不死乎？曰此不過畫中人耳！非其人之真也。人之至尊無上之一物，爲地水火風諸煞萬劫之所不能銷毀者，惟何？恍兮忽兮，望之不見其首，臨之不見其後，無以名之，名之曰「精神」：——精神猶車也，文章猶輪也；載精神以遊行於逍遙無垠之表，上九天九泉而無窒礙者，其惟文章乎。蘇東坡曰：『意行無車馬，倏忽略九州。』差足道精神與文章之妙。



近世文化日進，遂有研求不死術者，竊謂可不必也。人之欲望，無盡者也，使不死，長閱人世之事故，拂意之事既多，自殺之風必盛；而機械百出，殺人之術亦必日工，攘攘斯世，無休息之一日，恐哲人處此，當有歎求死不得者！蒲留仙曰：『情之所鍾，本願長死，不樂生也。』嚶嚶子曰：『吾道自有不死藥，何事旁求？古今不死藥惟八斗，蒼頡得其三，子長得其二，曼翁得其二，僅餘一斗，散布人間：慧業文人，得其一勺半握，僅以自樂，不肯施人；其悲天憫人，起死人而骨肉之，令重泉之下，承陽氣復活，張頤鼓掌，與千載下人揖讓進退，起坐譚笑者，惟子長與我曼翁耳。』

湯卿謀曰：『吾人當具三副眼淚，一副哭天下事不可爲；一副





哭天下淪落不偶佳人；……」其一則余忘之矣。嚶嚶子曰：『文章之妙，筆墨之外，不可無淚，韓柳歐蘇之文，余讀之輒昏昏欲睡；若屈原天問山鬼、李賀之秋墳鬼唱，文山之正氣歌，謝皋羽之冬青引，皆以淚勝。』嚶嚶子又曰：『余平生最愛讀有淚文字，自今發大願，欲集古今有淚文字，評隲而刊布之，普天下有眼淚人，拭目俟之可也。』

文章之難，作史爲難。而史之中，書志非難，列傳爲難；曼翁則並臻其妙。

史之作有以例起者，有以變起者；——以例起者，事必師古，準繩是循；以變起者，則世爲之，板橋雜記之爲板橋雜記，莊生所謂『有大力者負之以趨』，曼翁不得而主之也。



本事詩始於唐孟棻，乃詩格之具史裁者；板橋雜記分讀之，一本事詩也。

傳美人難於傳英雄，——英雄事業，如印板文字，易於點竄；美人之一笑一嘖，一盼一睇，能傾墮城國，役使百靈。作者當搦管吮毫時，其精神已爲美人之靈爽所攝，縱橫卷舒，不能任意。

——子長能傳楚霸王，而不能傳虞姬，非子長至此才盡，實子長至此膽怯也。江南詞人吳文璧女史永和咏虞姬云：『大王固英雄，姬亦奇女子，惜哉太史公，不紀美人死。』文璧惜太史公不紀虞姬之死；吾謂太史公至此目眙心悸，不特不能紀虞姬之死，并不能傳虞姬之生也！

板橋雜記，曼翁之春秋也。據春秋胡傳凡例，春秋之法，治奸





顯者不以存沒，必施其身；獎忠義者及其子孫，遠而不泯。曼翁於龔孝升則黜之，於董夫人則進之，紀玉耶婉容，並及楊龍友督師；紀萬嫩，不遺孫克咸參軍，曼翁錯綜變化，猶此物此志也。據胡傳，春秋之文，有事同則詞同者，因謂之例；有事同而詞異者，則謂之變例。葛嫩與王月同一死，而予奪不同，讀者當善審之。

春秋非世卿，曼翁進珠市妓以頡頏南曲，此物此志也。

程頤曰：『春秋一句卽一事，是非便見於此，乃窮理之要，學者只觀春秋，亦可以盡道矣。』吾於板橋雜記亦云。

寒支僧曰：『國殤如邱，子女出塞如陵。』板橋雜記之終於趙雪華，其有憂患乎？





孔子惡聞人，曼翁惡名士。

甲曰：『板橋雜記情史也。』乙曰：『板橋雜記慟史也。』丙曰：『板橋雜記刑書也。』丁曰：『板橋雜記滄桑錄也。』戊曰：『板橋雜記羣芳譜也。』己曰：『板橋雜記忠義傳也。』嚶嚶子曰：『皆是也。皆非也。何則？板橋雜記非紙非筆非墨，非文字，非言語，玄之又玄：仁者見之謂之仁；智者見之謂之智；嚶嚶子無以名之，名之曰「衆妙之門。」』

板橋雜記，當於衆香國中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孟夏傍晚，在海濱坐岸上小舟，借漁火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往箱根浴罷溫泉，臥聽泉聲潺湲，於電燈下倚枕讀之。





板橋雜記，當於雪夜，令一僮刺艇至西湖三潭印月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暮春修禊時，置酒西湖放鶴亭中，與數知心人聚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往焦山，登高塔，對大江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使十七八女郎，用白絹手臨一過，召名工裝潢成帙，於風清月白時展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得如板橋雜記中美人，如李香君寇白門者共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春秋佳日，良朋雅集，爇名香，對名花傾國，坐廣廈細旃層臺複閣之內，酒半酣時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茅屋三間，臘梅二三枝，高出簷際，曝日時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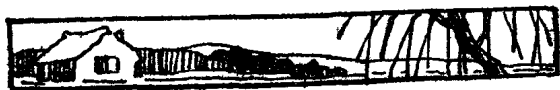
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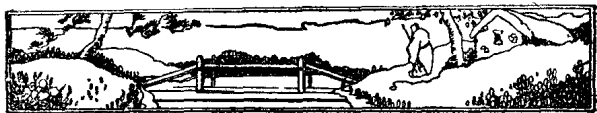
板橋雜記，當於嚴冬深夜，戶闔人靜時，開南窗，承月光讀之。  
板橋雜記，當於春江花月夜，棹一小舟，載琴書茶酒紙筆墨，放櫂秦淮，令曲中佳人，歌曼翁「江南好景本無多，祇在曉風殘月夜」之句後，隨意讀之。

讀板橋雜記時，與錢蒙叟與梅村王漁洋與孝升杜茶村朱竹垞厲樊榭諸家詩集，及西堂雜俎湘中草參閱，便覺意味深長。

讀板橋雜記，如入華胥國，如散步桃花源，有莊周蝶夢之致。

板橋雜記中佳人，如葛嫩寇白門李香君，及遭難麗人宋蕙湘趙雪華等，並宜得如唐伯虎其人者，爲之各畫一像，并撰一贊題其





上，或卽以錢蒙叟吳梅村王漁洋朱竹垞其他已未知名大家吟咏代之，亦佳。

板橋雜記，當與陳其年婦人集篋衍集同時讀之。陶隱居云：『祇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贈君。』凡有一寓目之緣者，當有感斯言。

板橋雜記，當令下三種人讀之：一天下有心人，當讀板橋雜記；一天下傷心人，當讀板橋雜記；一天下多情人，當讀板橋雜記。

板橋雜記，不可令下三種人讀之：一有富貴氣者；一輕薄文人；一登徒子。

廖夢子曰：吾生平於美人緣疏，故識淺，間讀閒情洛神諸賦，不解所作何語，板橋雜記中佳人多矣，概不敢妄下月旦，海內大



雅，當我嗤，亦我憐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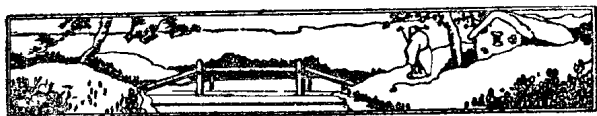
板橋雜記有三大可惜：一可惜無射皋羽西臺慟哭之淚，擊鐵如意讀之；二可惜不遇汪水雲與故宮人十八人，釀酒城隅，鼓琴鼓別時讀之；三可惜不經金聖嘆批點一過。

板橋雜記中風景，當得董思翁王石谷輩臨之，懸於密室，終日對賞，可以忘倦。

板橋雜記中人物，如無可法師，楊龍友督師，孫克咸參軍，姜如須行人等，當各畫一像，與諸佳人并受香火供奉。

板橋雜記，美人寫真帖也。仲尼有言，如好好色，今之以好色自命者，已自不知，更何云好？毋亦肉體之感覺耳！王陽明有言，抱著黃嘴婆兒，自稱好色，今之好色者，其不爲王陽明所譏者





，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

廖廖子曰：吾之許點板橋雜記以問世也，其末流必有藉以助惡者，世俗滔滔，貴耳賤目，必有目爲誨淫者，是則埋曼翁之血，千年猶碧，吾願乞曼翁之靈訴月老，罰令此等人生生世世，配嫖母無鹽，或令墮落孽海，歷劫不得超生樂國。

